



纳凉

安徽合肥 日月

7月,太阳似火,烤得大地热浪滚滚。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持续攀升,甚至出现“热射病”。素来没有“火炉”之称的合肥,也连续十几天高温不减,且持续数周高温 $\geq 35^{\circ}\text{C}$ 。这还不算,居然还连续几日气温高达 39°C ,实属历史罕见。

我家楼前的南淝河畔,因持续高温,一改往年仲夏夜晚丰富多彩、纳凉繁华景色,极少看见人。每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沿河两岸,纳凉的人屈指可数。老宅在凉爽的空调房里,也不利身体健康。有这么一天夜晚,我在阳台上看到,沿河两岸终于有三三二二的人偎依在沿河护栏旁纳凉,或静静地坐在河边夜钓,或在河岸边散步……一见这情景,兴致勃勃下楼,也想到沿河岸边纳凉,散散步……

没想到,一出门,仿佛进入一个大大的“蒸笼”里……一股股热浪不停地从地底下“冒”出来,蒸得人火辣辣的……偶尔迎面吹来的风,却是热烘烘的……还没走上百步,浑身上下已大汗淋漓,就像刚洗过一次“桑拿浴”,顿感既燥热又闷热。走着走着,见桥上的人行道边有位六七十岁的男子,穿着背心大裤衩,躺在一张铺在桥面的席子上,枕着枕头,跷个二郎腿,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嘴里还不停地哼着小曲,一副悠闲自在的纳凉模样。我在给他投去羡慕目光的同时,脑海情不自禁地一下涌出孩童时也曾与他同样“天当房,地当床”的纳凉情景:那还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住在城东一片工厂区的一个街道。整个街道,方圆几里,是清一色的平房,而且一幢挨着一幢,光住户,就达上千户,拥挤不堪。

记得那时每逢入夏,太阳一落山,家家户户都会用水把门前的地浇透,等到晚上全家人再出来纳凉。听老人们说,此法是给白天被太阳烤得炙热的大地,好好“降降温”。这一“土办法”十分灵验。地一浇过水,顷刻间热气腾腾,等到晚上,地面就不那么烫,地表温度降下来了。还有就是夏天在外纳凉,蚊虫比较多。为了驱赶蚊虫,有不少人家就用艾草或干草上面加点六六粉,用火一烧,顿时就把蚊虫给熏走了。

从我记事起,我们住在那一带上千户的人家,每到炎夏,家家户户一到晚上,都会从家里搬出用竹子制成的一张张凉床,往门口一放;或把一张凉席、篾席、灯草席往地上一铺,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往上面一躺,纳起了凉;就连一些婴儿也是睡在摇篮里,放在大人凉床边,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带来的凉快。

我家附近有所小学,有幢三层高的教学楼,是我们方圆几里整个街道内唯一一座高层建筑,加之学校没有围墙,四通八达。一到晚上,楼顶上凉席铺得一张紧挨着一张,睡得人也是密密麻麻的。还有学校操场上的几个水泥乒乓球台,每天傍晚时分,就全让人给“霸占”了。那时一到晚上,整个街道居民区纳凉的市井景象,十分壮观。邻里间相处,也十分亲密。夜幕下,家家户户敞着大门,在门口纳凉享受天伦之乐。或三五成群地围在凉床前,打着牌;或蹲在地上,下着棋;或围坐在凉席上,唠起家常;或借着路灯光,看着书……纳凉的场景,可谓是丰富多彩。

我至今难以忘却的是,那时隔三差五就有一些文艺团体到小学的操场上,搭起个小戏台,有时唱“小倒戏”(合肥地方戏,又称“庐剧”),有时表演黄梅戏,有时上演京戏,有时还有说大鼓书的,经常还在学校操场放映露天电影……给居民纳凉生活增添许多乐趣呢!我看过不少经典故事影片,也都是当年纳凉时看的。

时光流逝,岁月留痕。眼前一见那躺在桥上纳凉的老人,浮想联翩,那时没有家用空调,也没人见过“空调”究竟长得是啥模样!电风扇也是“奢侈品”,很少人家用过。夏日纳凉,基本上靠手摇一把芭蕉扇,夜晚往露天的凉床或凉席上一躺,来个“心静自然凉”。那时纳凉,简单、简朴,还有一点苦涩……如今回味,有一丝清凉,从岁月深处徐徐而来。



盼雨(外一首)

安徽合肥 王家富

酷夏难熬热不消,
禾苗四野半枯焦。
稻田缺水似龟裂,
豆地升温如火烧。
戴月铁牛耕土烫,
涌泉遍体透衣潮。
天公哪晓农家事,
欲问何时泼雨浇。

蜻蜓

郊野荷塘笼柳烟,
凌空飞舞漫天旋。
时亲绿水头频动,
似慕红花尾翘悬。
自在翱翔犹胜燕,
从容搜捕不输鸢。
忽而意懒芭尖上,
纵是风吹身泰然。

稗子青青

浙江浦江 朱耀熙

稗子是一种禾本科植物。它往往与水稻混杂生长。哪里有水稻,哪里就有它的影子。而且,生命力旺盛。不管怎么清理,总能茁壮成长。它们吸收本属于水稻的营养,而结籽的数量又是水稻的十几倍。在“以粮为纲”的时代,它是一种“人人得而诛之”的杂草。农人与稗子的斗争,贯穿于整个水稻生长季节。稻谷育秧时,或是稻种没有清理干净,下种时跟稗种混杂在一起,或是秧田本身便有稗子残留,不管是什么秧田,秧苗里总会夹杂许多稗子。秧苗细如发丝,稗子也如发丝般细。秧苗有筷子那么长,稗子也跟筷子差不多高。

拔秧是除去稗子的第一道关口。有经验的农人一眼就能判断出哪是稗子,哪是水稻。从根基部看,水稻扁扁的,稗子较圆。从叶片看,稻秧的叶子挺直,叶缘有锯齿。尤其在清晨,锯齿上都会挂着晶莹闪亮的露珠。太阳出来,这些露珠还会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好看极了。而稗子的叶较为柔软。它们只能纷披下来,而且叶缘没有锯齿。从叶色看,秧苗深绿色;而稗子为浅绿色,甚至是微黄的绿色。但不管拔秧时将稗子处理得如何干净,秧苗插进水田以后,隔一段时间去看,就会发现稻田里依然稗子还很多。这就要在耘田时清除掉。

耘田就是施肥之际,除去水稻间杂草的活儿。耘田的工具俗称圈扒。它一端为四五米长的细木柄,一端为铁片圈。铁片圈呈帽檐状。上口较大,下口较小。较小的又薄又锋利,是接触淤泥铲除杂草的部位。耘田时,农人手握长柄,将圈扒往稻丛间推来推去。生长在稻丛之间的稗子、鸭跖草等,就在圈扒来回推拉松土中连根除去。而对于生长在稻丛里面的稗子,就要走近稻丛,用手将它们与稻草分开,然后小心翼翼地拔除。因稗子的根系很深,不小心会伤稻根,甚至把一丛水稻连带拔出来。那就要将稻丛插进去,周围拿一些淤泥加以固定。

清除的稗子不能放在田边,否则,只要有一点泥,遇到一点水,它们依然叶片青青,然后照常结籽。

水稻抽穗了,稗子也跟着抽穗。与灌浆后低垂着头的稻穗不同,稗穗总是高高地昂着头,分开叉。每一分支满是比较比粟米还小的圆而带芒的稗谷。这是最好辨认稗子的阶段。但因怕掉落稻谷,除用镰刀将田边的稗穗割去外,农人们一般不会走下田去去除那些得意忘形的“异族”。等到收割时,稗子的末日到了。农人们一面割稻,一面将稗子一一拔出,把它们捆起来,扔在石板路上,任人踩踏。但还是有很多成熟的稗籽散落在稻田里、田边、水沟边。等到第二年,春风一吹,它们又生长了,夹在秧苗里,闪在水田里,一枝枝、一丛丛。

如今的农田,基本种上了商品蔬菜。水稻不见了,而稗子依然青青。它们在田埂脚,在水渠边,在荒地里,自由生长。除了老一辈之外,似乎很少有人认得它们,更不用说去毁掉它们。而让年轻人铭记在心的,倒是一个叫“稗官野史”的成语。因常被拉进语文试卷,令他们头疼不已。

“高铁”时代

安徽合肥 刘学升

“我从蚌埠来”,在合肥,我经常对朋友说。

“我从安徽来”,在北京,我经常对朋友说。

过去的6年里,由于工作和家庭的原因,我经常往返于京福和京沪高速铁路上。2006年,京沪高铁被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在蚌埠某金融机构工作的妻子,一直关注着京沪高铁项目。当妻子得知当时铁道部将在蚌埠设立京沪高铁项目工程指挥部的消息,立即参与单位组织的团队开展项目营销。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双方建立了愉快的合作关系……2011年6月,京沪高速铁路顺利通车,妻子激动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此后,我们每当乘坐高铁特别是京沪高铁出行,心中便会情不自禁地生出自豪感来。

在我乘坐的火车史中,有着断断续续的记忆。我在5岁时,第一次跟随父亲从蚌埠乘坐火车到徐州看望在沈庄煤矿当工人的叔叔。模糊的记忆中,沈庄是一个离家遥远的地方。1989年4月1日,我参军到镇江。当天中午从蚌埠乘坐火车,经滁州,过长江,到了南京后,我们新兵被安排下车等候换乘。到了镇江部队,已是晚上,我看看手表:11点47分。这个时间已经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其中在南京火车站等候换乘的时间将近3个小时。那个时候,我认为镇江和徐州一样,也是一个离家遥远的地方。后来发现不是路途遥远,而是火车运行速度较慢的缘故。

1997年4月,我国铁路实施第一次大面积提速,即京广、京沪、京哈3大干线全面提速,当时时速140公里。此前,我对火车提速半信半疑。当我在蚌埠火车站看到一条悬挂着的巨大红色横幅,上面书写着“一日千里不是梦”的大字,我还摇了摇头,自言自语:俺还是接着做梦吧,这是不太可能的事!直至后来亲身体验,我方信此事千真万确!

2012年1月,我调到合肥工作。当年10月,合肥至蚌埠高速铁路开通。合肥至蚌埠高速铁路既是京沪高铁与沪汉蓉客运专线间的高速连通线,也是北京至福州客运专线的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每到周末或节假日,我回蚌埠更方便了。

2016年7月以来,我借调北京工作,此后几乎每月乘坐京沪高铁或京福高铁往返于蚌埠、合肥、北京,其间没有乘过一次飞机。因为,我乘坐的高铁不仅比飞机更为方便,而且也节省了等候的时间。所以,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高铁”时代,满载正能量,一路驰骋,驶向未来……